

陈大光
陈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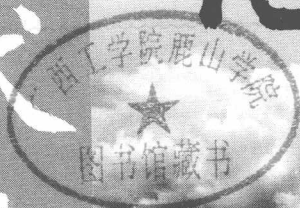
紧急 状态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陈大光
陈沫 著

紧急

状态



084102

广西工学院鹿山学院图书馆



d084102

中山大学出版社

广州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紧急状态/陈大光, 陈沫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306 - 03536 - 3

I. 紧… II. ①陈…②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0894 号

出 版 人: 祁 军

策划编辑: 三 川

责任编辑: 曾纪川

封面设计: 贾 萌

责任校对: 翁慧怡

责任技编: 黄少伟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880mm × 1230mm 1/32 5.375 印张 126 千字

版次印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2.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陈大光，1952年1月出生，辽宁大学中文系本科毕业。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曾任《辽宁青年》杂志、《沈阳日报》、《检察日报》记者、编辑、编辑部副主任等职务，主任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辽宁分会会员，中国民族民间文学协会会员。

主要作品有《大潮歌》、《托起太阳的人们》、《海南扫黄大扫描》等多部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集。曾获中国记协优秀报告文学奖，国家最高人民检察院“金鼎奖”。

现为海南省检察官协会副秘书长、高级检察官。

陈沫，1981年7月生。2001年，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2003年，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基因中心实习。2004年8月，考入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博连读，获全额奖学金。2008年6月，获微生物学博士学位。在学期间已在美国著名科学杂志上发表3篇科技论文，获学校优秀学生奖。现供职于美国国家卫生部研究院，任研究员。

目 录

引子\ 1

一、五月十日\ 2

二、五月十一日\ 11

三、五月十二日\ 19

四、五月十三日\ 29

五、五月十四日\ 37

六、五月十五日\ 48

七、五月十六日\ 59

八、五月十七日\ 66

九、五月十八日\ 72

十、五月十九日\ 81

十一、五月二十日\ 84

十二、五月二十一日\ 92

十三、五月二十二日\ 109

十四、五月二十三日\ 116

十五、五月二十四日\ 127

十六、五月二十五日\ 136

十七、五月二十六日\ 149

十八、五月二十七日\ 157

十九、几天后\ 160

尾声\ 164

引子

一根根大口径的排污管道，在礁石和杂草的遮掩下，悄然伸向大海。管口像魔鬼的大嘴洞开，一股股散发着腥臭味的浊流涌进碧绿的大海，海面堆积起一团团淡黄色的泡沫。

入夜，风雨交加，雷声大作。大海似乎震怒了，浪柱高耸，波涛拍岸，潮水很快漫过排污管口，顺着粗大的管道，汹涌倒灌，厂区污水池浊流四溢……

脚步杂沓，手电筒乱照，有人声嘶力竭地喊：“阿根，赶快关闭闸门，关闭闸门！”

“老板，闸门被淹住了，关不上啦！”阿根回应。

“笨蛋，那就打开2号闸门往湖里排！”

“不行呀，老板，那里是自来水厂的水源地。”

“还管那些，现在救厂要紧，快干！”

在吱嘎嘎的响声中，2号闸门缓缓提升，犹如潘多拉魔盒被徐徐掀开，死神悄然降临在这座美丽的南海海滨城市。

一、五月十日

车轮飞转，警笛尖叫，一辆辆红十字救护车在街上飞驰，路上车辆、行人躲闪不及。

标有斗大红十字的乳白色大楼前，脚步匆匆，白衣飘飘。一辆辆小轮救护推床带着从救护车上抬下的患者，向医院大楼内疾跑，直升电梯门洞开，重症监护室房门洞开，手术室大门洞开……

市疾病控制中心。

一辆辆小汽车疾驶而进，站在台阶上的市卫生局长兼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骆琳是位精明干练的中年女人，见车队进来，她忙走下台阶迎上：“市长你们可来了，都把我给急死了。”

市长刘益铭两鬓斑白，面部清癯，但步履还很稳健。他没有伸手相握，只是点了点头，径直向楼内疾走。

随行的市政府秘书长田禾快人快语：“我说骆局长，情况到底怎么样？市里几个重要的会议都让你给搅黄了。”

“我们马上向领导汇报，请！”骆琳前面引路，众人鱼贯地向楼内走去。

一大群守候在此的媒体记者蜂拥而至。

“市长，请问本市是否发生了重大的传染病疫情？”

“市长，听说已有不少人死亡，情况是否属实？”

刘益铭没有应答，只是给田禾递了一个眼神。

田禾忙张开双臂拦住众记者：“诸位，诸位，我先简单通报两点：一、目前我市确实发现有传染病在流行，市政府对此非常重视，已经启动应急方案；二、刘益铭市长作为市应急指挥中心总指挥已亲临疾病控制中心坐镇指挥。其他情况暂时无可奉

告!”随后转身而走。众记者跟着追问，被一排保安隔断。

厚重的皮包木门被拉开，众人来到指挥中心大厅。

卫生局长骆琳指着大显示屏开始汇报：

“据 120 急救中心报告，今日凌晨两点半，滨海新区一带建筑工地有 45 名患者紧急求救，主要症状是腹泻、呕吐、发高烧。紧接着，附近地区又陆续出现同类发病患者。截至今早八点统计，120 共收治患者 676 名，其中危重患者 148 名，已有 35 人死亡。”

“病人都送到哪里去啦？”田禾急问。

“多数安置在市中心医院，少部分被送到市属第二、第三两个医院。如果患者还陆续增加，我们准备动用第四、第五医院、市中医院和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二线力量。”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多人传染患病，你们弄清了没有？”田禾声调陡高。

骆琳讲，疑似饮用水污染，因为病人都集中在屠宰场周围，他们没有吃过同一种食品，但是共用同一饮水源。市卫生防疫部门会同环保局正在调查。另外，省市医疗专家组成员已向市中心医院集结。

田禾还要喊什么，刘益铭摆手止住。他思考了一会儿，便咬着厚嘴唇一字一板地道：“我看这样吧，田禾你立刻到滨海新区，盯住环保局和防疫站，要尽快查清污染源，防止扩散。骆琳，你在这里守着，一方面向省卫生厅、国家卫生部汇报，争取支援；一方面要组织医疗队伍，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患者，人命关天呐！我到中心医院去探望患者，顺便向专家们讨教对策。”

“不行，听说这种病传染性很强，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骆琳急忙拦住。

“别争了，行动吧！”市长果断下令。

(2)

阿根被拉走了，是被一群身穿白大褂、头戴小白帽、脸遮白口罩的人用白色的面包车拉走的。车轮一转，阿娟的心就随之卷走了。

阿娟来自安徽大别山区，与阿根同乡不同村，她嫁给他没“热乎”几天，他就卷着小铺盖南下打工了。阿根家太穷，穷得除了在淮河滩上承包的二亩薄地和两间难遮风雨的破草房之外，就剩几张整天要吃饭的嘴。他爹娘又老又病，早就干不动了，弟弟妹妹又懒又滑就知道争吃抢穿，全家就指望老大阿根一人出外打食，阿娟嫁到他家遭老罪了。

好在阿根像《天仙配》里的董永，人老实厚道，脑瓜灵，手又巧，在城里学会了水暖技术，工厂的老板都争抢着要他。阿根常来信说，如今在城里打工，你要多少懂点技术，最好是独门的一般人不会的技术，那才会有人用、有人抢、有人给你发工资，月月发，年年发。虽然不太多，跟人家款爷没法比，但不管天旱水涝，你都有吃有穿不发愁。

阿娟特想过这种有吃有穿不犯愁，不挨大累不受大气一家三口和和睦睦、平平安安的小日子。好在她的人生目标并非宏大并非奢华并非远不可及。很快，她肚子鼓溜起来，怀上了娃，而且还是带把的娃！于是，她底气足了，腰板硬了，主意也正了！便一咬牙，一跺脚，抱着孩子毅然跳出了又穷又乱又脏的老窝，与她的董郎相会。

其实，现代都市并非像久居僻壤的农妇想象得一切都那么美好。她要住工棚，挨蚊咬，还要遭城里人的白眼，但她挺知足。她感觉真实的是，她的董郎每天早上乐呵呵去上班，晚上乐呵呵用黑胡茬扎儿子的嫩脸蛋，夜里又乐呵呵地搂着她睡大觉，每月

都将血汗钱乐呵呵地一张张数给她。

她还有个梦想，梦想着日后家里的小钱匣厚实了，首先买个电视电话楼上楼下有水有气宽宽敞敞的新房；然后是儿子渐渐长大了，送他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将来不当个乡长县长也要做个医生、工程师啥的，省得让人说没出息。再后呢，就是也不能屈了自己，她要精选几件合体的鲜亮的时髦的衣裙，再穿上一走咔嚓咔嚓响的高跟鞋，挺胸扬脖挽着她的董郎逛大街进超市，让那些城里的女人看看，脱贫致富的安徽女打扮打扮哪个不像七仙女！

她把她的梦说给她的董郎听，阿根只是嘿嘿笑。她说你笑啥，没听电视里老讲求生存谋发展是最基本的人权，难道咱们就不是人？

如今，阿娟的梦像玻璃杯掉在硬硬的水泥地上一样，“砰”的一声破碎了。前天晚上，阿根后半夜方回，喝得醉醺醺的，一走三晃。他讲，海水涨大潮，倒灌进厂房，他和几个工友拼命排水，呛了几口水闹个落汤鸡。老板挺够意思，炖了一盆鸡，拎了两瓶酒慰劳大伙儿。说完，他就仰面大躺睡去了。谁知，天没亮他就闹腾起来，一直喊头痛，浑身无力，咳嗽。阿娟摸他的脑门，很热。一开始以为是着凉感冒了，吃点药片，原想顶一下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他病情发展很快，头痛加剧，高烧，开始呕吐，直到吐血块。半边身子开始瘫痪，性格也改变了，变得易爆易怒，时常进入半昏迷状态。

隔棚挤住的那几个单身工友这两天也在闹腾，后来不知是谁拨叫了120……

阿根被救护车拉走了，阿娟有种不祥的预感，怕只怕他这一去就难以再乐呵呵地回家啦。他不能走，他是这个家的顶梁柱呀，顶梁柱倒了，她的家就毁了，她的梦就碎了，她母子俩的天就塌了。她不敢再想下去，她决意就是豁出命也要把她的董郎追

回来。她有那股恒劲，半年前，她一手抱着娃一手拎着大包裹跌跌撞撞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还不是在这个热岛上找到了他。

今天，为了追回她的董郎，追回她的梦，谁能料到这位现代七仙女会做出怎样惊世骇俗的举动？

(3)

市中心医院大门前，黄色塑料胶条拉起了一道警戒线。

警戒线内，警察、保安手拉手组成一道人墙；警戒线外，男女老少人头攒动，喊声哭声一片。大门外，围观者人山人海堵塞了交通。尽管喇叭声声震耳，却无人理会，交警一脸热汗忙着疏导车辆。

两辆黑色小汽车被堵在路口，司机探出头摇手向前面的公交大巴喊叫。可大巴司机脾气更大，回头骂道：“你嚷啥，有本事从我车上飞过去！”

小车司机欲下车辩理，坐在后排座的市长刘益铭伸手按住了他的肩膀：“算了，我们走进去。”说罢钻出车。

贴身跟着的秘书赶紧递上一架宽边墨镜让市长戴上，几个人扒开人群艰难地走到警戒线旁，秘书掏出工作证向值勤警官耳语了几句。警官点点头，挥手示意，周边保安闪开一条通道，几个人快步疾过。

早在这里守候的阿娟正为眼前的人墙发愁，见这几个人气度不凡想必是大官，便尾随其后。不料保安迅速关闭了通道，她被拦下。

阿娟急疯了，大声喊叫：“让俺进去，让俺进去！孩子他爸在里边，俺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保安挺身阻挡，阿娟不顾死活一头向保安胸口撞去。保安急忙闪过，她跌倒在台阶下，怀里的孩子哇哇大哭。围观的人群躁

动了：“王八蛋，你们认识人走后门，让他们进去，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

“进，进！大伙儿都进呀！”

人流如潮，冲击警戒线，情况岌岌可危。

警笛尖叫，警靴震踏，一个五大三粗的黑脸警督领着防暴队冲了过来，一场激烈的肢体冲突在警戒线上即将发生。

“都给我站住！”市长刘益铭大吼一声，摘下了墨镜。

众人愣怔，全场肃静。

刘益铭步履沉稳地走下台阶，俯身接过啼哭的婴儿，又伸手拉起农妇阿娟，转身又一步步走上台阶。

“呀，是老市长！”

“市长您好！”

“我不好！”刘益铭拍着怀里的孩子动情地说，“说句心里话，我这个市长没有当好呀，咱们市发生了这样大的疫情，让这么多的兄弟姐妹遭罪受难，这是我失职，我向全市人民道歉！”言罢他深鞠一躬。然后，他又高昂起头，目视众人：“亲人受难，你们心急，我也心急，你们已经看到了，全市广大医护人员正在全力抢救，危难时刻，扰乱医院公共秩序帮倒忙，你们说这样做对吗？再者讲，眼下这种疫情传染性非常强，你们还要往里闯，这是理智的行为吗？”

众人哑然。

阿娟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接过孩子悄然离去。

“我看这么办吧”，市长的语调放和缓了，“我让医院开通网站，设热线电话，把所有患者的病情及时公布，同时也要将亲友的问候转达给患者，你们看这样好不好？”众人纷纷点头称许。

刘市长等人疾步进楼，走到传染病区，被一位圆圆脸蛋，杏核大眼的白衣护士伸手拦住。

秘书上前低声喝道：“你让开，市长来视察工作！”

“你别给我吹胡子瞪眼，市长我认识，我还给他量过血压，送过救心丹呢！”

“讲得没错，这小同志是我老朋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叫玲玲吧。”老市长拍着她的肩膀说。

玲玲点点头，亲热地叫了一声市长伯伯好。

老市长俯耳悄语：“既然是老朋友了，那就走个后门让我进去吧。”

“不行，我们院长有令，闲滥杂人一律不准进病区”，玲玲头一晃，毫无通融的意思。

“放肆，市长怎么是闲滥杂人？”满头银发的老院长走过来。

玲玲自觉失言，吓得伸了伸舌头。

“唉，你别批评她，我看这小姑娘讲原则，工作挺认真，应该表扬嘛！”市长伸手欲与院长相握，老院长忙缩回手，“市长呀，我刚从重症室出来，手就不握啦。”转头对玲玲道：“还愣着干什么，快给市长拿防护服。”

在院长的陪同下，市长走进一间间病房，时时可听到病者痛苦的呻吟，处处可见呕吐物和排泄的粪便，医务人员忙不迭地收拾也收拾不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市长刘益铭的脸色十分阴沉。

一位医生慌忙跑来，在老院长耳边低语了几句，老院长转身进重症室，市长随进。老院长俯下身子用听诊器认真听了听，掰开眼皮仔细看了看，又见监测仪上各种生理指标均降为零，无奈地叹了口气。两个护士将各种管子拔掉，缓缓地把洁白的床单盖在死者的脸上……

死者就是阿根。

“唉，这已是第 50 位啦，不到半天时间呀！”老院长感叹。刘益铭拍拍他的肩膀，又递了一个眼色，老院长会意，不再说什么，领市长单独走到阳台上。

刘益铭说：“老兄，你是专家，你给我交个底，事态是不是非常严重？”

老院长点点头。

“专家会商出什么对策？”

老院长摇了摇头讲，我行医四十多年从未见过这种病，也不知道是哪种细菌或病毒感染的。我们已经做了常规的细菌和病毒培养试验，目前还没有鉴别出感染物。现有的抗生素都用过了，都没有效果，只能靠辅助疗法来消极维持。市长说：“天无绝人之路，老兄，振作起来，现有专家的力量不够，咱们就借脑，要打开眼界，面向全国、全世界来寻找名医良药。”

“好办法！我立即发动专家们去做这方面工作。”

“我命令市有关部门全力配合你，要快！”转念，他又陷入沉思，“也不知田禾那边有什么进展……”

(4)

以最早发现的疫情暴发点为圆心，市政府秘书长田禾领着环保、防疫人员向四周开始拉网式排查。

搜着搜着，他们终于在退潮的海岸石隙间查到了排污管道。

取了水样后，他们又顺着管道走向往前搜索，钻过一片防风林，眼前出现了一大片厂房，厂房四周高墙铁网，漆黑的大铁门好像一座戒备森严的监狱。

田禾问这是什么单位，有人答是家禽屠宰场，污水肯定是从这里偷排出来的。

“走，进去看看！”田禾率众人向铁门靠近，忽然，铁门一角又开了一扇小门，两只大狼犬窜了出来，狂吠一阵便前腿蹲后腿绷，分守大门两侧，活像大衙门门口蹲坐的两只雄狮。随后，角门里又冲出七八条黑衣壮汉，个个手持电棍，杀气腾腾。

环保人员掏出工作证扬了扬，“我们是市环保监察大队的，开门，我们要查水质！”

“不行，这里是生产重地，没有老板点头，谁也不准进！”

“你敢阻挠检查？我问你，你们老板的权大还是法大？”

“少废话，我们不管啥权大法大，就知道吃谁饭给谁玩命！”

田禾气得脸色铁青，王八蛋，狂妄至极，马上我就让你们尝尝法律的铁拳！他掏出手机报警，“曾局吗，我是市政府秘书长田禾……”

几分钟后，警灯闪烁，警笛炸响，一支手持微型冲锋枪的防暴队冲了过来，犹如神兵天降。两只大狼犬狂躁了，张着獠牙血口猛扑过来，冲在前面的防暴队员果断地扣动了扳机，两只恶犬哼叫了一会儿便血卧地上。黑衣壮汉们见状扔下电棍抱头鼠窜，早被防暴队员摔翻在地，一个个戴上了锃亮的手铐。

大铁门洞开，田禾一挥手，环保、防疫人员快步冲了进去。

污水池、排污管很快被查到，取样化验，水中含有病人体中的病原体，真相明了。田禾下令立刻查封工厂，将黑老板控制起来。有人报告说刚才警笛一响，那黑老板就从侧门溜了。田禾闻听动了火性子，“图财害命的狗东西，惹下天大的祸就想一拍屁股溜之乎也，做梦！”

他对领队的警官下令：“你马上向曾局要追捕令，那黑老板就是跑到天边也要抓回来严惩！否则，我们无法慰藉那些屈死的冤魂！”

二、五月十一日

(1)

陈家夫妇晨练后顺脚走进了家乐福超市，男推车，女从货架上挑选。她一改往日节俭之风，不看标价，只顾挑拣，瓜菜水果、鸡鸭鱼肉一会儿工夫便将货车堆成了小山。

行至饮料货区，过道堵塞，顾客们纷纷将整箱矿泉水、大瓶饮料往车上堆积，这种恐慌性的抢购场面令老夫妇惊异。

“哟，大妈，咋买这么多好吃的，发财啦？”玲玲搬着一箱水满头是汗地从人堆里挤出来。

“发什么财”，陈大妈喜滋滋地应道，“是你静姐姐要从美国回来休假，她爸要做几样拿手好菜，让她解馋。”

“静姐姐要回来我早知道了，她给我发了 E-mail。大妈你说我静姐姐在国内是小状元，到国外又成了大博士，那真叫站在楼顶点烟花，尽放高升炮。”

“瞧你这张小嘴，能把死汉说翻身”，陈大妈拍打她一下。

陈大妈跟玲玲特熟，22年前，她亲手将这个娃接生到这个世界上。这娃命苦，还在娘胎里时，她爹就工伤死亡了。她妈生她又横位难产，送到医院时已只能出气不会进气了。剖腹取出她，陈大妈照她小屁股拍了好几下，她才像小猫一样吭出声来。爹妈都没了，陈大妈就替这孤儿取名，取啥名好呢？就叫玲玲吧，希望这娃以后永远欢乐，笑声像金铃般响脆。

当时，她想把这娃带回家，可左思右想做不到。因自己的小静才三岁，丈夫当记者整天东跑西颠不着家，她当医生经常值夜

班，两个娃实在带不动呀！于是，她和院长商量将玲玲送进了孤儿院。你以为孤儿院好进吗，没有院长的老面子，人家民政局还不批呢！送进孤儿院她还不放心，一有空就去看，节假日就把她接回家，跟静静一块玩。她发现玲玲最爱玩的游戏是模仿护士给人打针喂药揉伤口，长大后，果然进了护校当上了护士。

这会儿，陈大妈问玲玲，闹旱灾了还是河断流了，你抢那些凉水干啥？

“您没看电视呀？”她贴着陈大妈的耳边悄声说，“是闹瘟疫了。医院里躺满了人，听说是水污染。”

“真的？”

“那还能假，老院长半夜三更把我喊去加班打滴流，一口气打了一百多号，腰都差点累折了。趁歇班我给科室的人买点水。”

陈大妈听罢神色慌乱，忙让老公赶紧也搬上一箱矿泉水，嘴里连声嘟哝：“咳，这孩子回家也不是时候，她爸，要不你赶紧打个电话，让她先别回来？”

陈伯倒挺稳重，笑道：“你发神经，听风就是雨，我不信，天能塌下来，地能陷下去？再说，你看现在几点了，恐怕她已经登机起飞了。”他指着腕上的手表说。

(2)

大洋彼岸。

一辆银色新款跑车在通往洛杉矶机场的高速路上飞驰，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中国姑娘眼盯着表盘用熟练的英语催促：“杰克快点，飞机要起飞了！”

驾车的杰克是位金发碧眼的美国小伙子，“yes”了一声，便手脚敏捷，猛踩油门，左冲右闪，很快将一辆辆车甩在后边。